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武進薛應旂

宋紀四十五

起丙子至丁丑凡二年

哲宗六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知真定府庚戌
詔鞠獄非本章所指而蔓求他罪者論如律以楊畏
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
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
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
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
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

四百萬于陝西河東糴邊儲辛未復元豐恤孤幼令
罷富弼配享 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
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
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
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
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三月壬辰以
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辛亥封大寧郡王似爲
申王遂寧郡王佶爲端王 夏四月辛酉罷宣徽使
五月壬子太白晝見 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趙普
廟 秋七月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

祿秩甲寅令熙河立玉韶廟 八月庚辰以范祖禹
劉安世在元祐中構造誣謗祖禹謫授昭州別駕賀
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劉婕妤專寵內
庭章惇蔡京撥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爲斥
婕妤也於是二人坐貶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
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迦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
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
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
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

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
婕妤曰母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
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
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
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
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
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
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
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
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

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
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
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僊師法名冲真出
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
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
獄天下寃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
有可察臣常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
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
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
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

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辛

未雷大雨雹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

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學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十一月丁未章惇上神宗實錄 十二月甲戌蔡京上新脩太學敕令式 詔遺棄饑貧小兒三歲以下聽收養爲真子孫

四年春正月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罷之 史臣曰

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嚮謨
俾日邇忠讜疏絕回遘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
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
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
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
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
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
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
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

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己卯復元豐推茶法

庚辰復罷春秋科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
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
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
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
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
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
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可與司馬光等
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

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
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
化未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
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
王攸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
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李周並
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

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
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
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
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時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
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
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
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

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以鄒浩爲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

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 閏月丙戌朔張天說坐上書詆訕先朝處死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

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三月癸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九人是
科得胡安國時策問欲復熙豐之政安國推言大學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及萬言考官
定爲第一章惇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置末甲帝親
擢爲第三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
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
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
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

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
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
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
文書攬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
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
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
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
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
之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

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
沮論曰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於熙豐
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
勢之相激必至于此向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
甚之言熟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說者
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夏四月丁亥令諸獄置氣樓涼窓設漿飲薦席粗
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巳亥呂
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字微仲藍田
人舉進士歷官左僕射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

幅而天下臻於富庶年七十一竟以貶死天下惜之
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
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甲辰知渭州
章粲城平夏粲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
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
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
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
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粲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
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
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

餘所論曰章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氣命脉已爲朘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沒竟何益哉五月丁巳文彥博卒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辛未韓縝卒縝字玉汝初以父億蔭爲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歷相位卒年七十九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少之六月癸未朔日食丁亥太

白犯太微垣巳酉太原地震太白晝見秋七月壬

子朔太白晝見八月巳酉彗星見西方廊延經

畧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

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

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羗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

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九月壬子以星變詔求直言乙卯出元豐庫緡錢四

百萬付陝西廣糴巳卯封婉儀劉氏爲賢妃冬十

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叅

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問道謁蔡確于鄧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旣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證旣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克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

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二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克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

於是言者論願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
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願欲入內別叔母清臣不
許明日仍贖以銀百兩願不受願赴涪渡江中流颶
風作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危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
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
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願在涪與門人講學
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十二
月癸未劉摯卒于新州年六十八摯字莘老東光人
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因家東平舉進士爲南宮令有

名歷官尚書右僕射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
誘家藏書多自讐校自幼至老未嘗釋卷教子孫先
行實後文藝每日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
足觀矣 火入鬼輿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
詰之對曰讒慝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脩德敬慎
可以備之 兩浙旱

以躋矣 火人民輿太史奏主規五帝附土百太史
子定對文藝每曰士當以器器為夫一器為文人無
為定燕書多自書外自心至夫未嘗輕卷婦子絲夫
尚書古對根到能直隨樂神發不為保林風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六

起戊寅至庚辰凡三年

哲宗七

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
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上之詔蔡
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二月丙戌白虹貫日 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

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文及甫又嘗論其
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

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
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
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
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
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
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
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
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
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

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
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
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
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
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
形未具爾會劉摯梁燾已貶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
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
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
旣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

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藥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旣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䟽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

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丙戌梁燾卒于化州年六十四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自舉進士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立朝忠直敢言一以汲引人物爲意乃竟以貶死君子惜之 壬辰林希罷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恨惇不

引爲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罷之 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百疋 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庚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及梅州境郡守遣人告安世涕泣以言安世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俄報判官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字淳甫成都人舉進士歷官翰林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嘗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又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爲帝學八卷上之又編唐鑑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壬申京師地震 八月丁亥詔大臣各舉所知仍指言所堪職任 九月庚戌前國

史院編脩秦觀除名再貶雷州編管 冬十月乙未
詔武官試換文資 巳亥夏人圍平夏章粦禦之獲
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
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粦在涇原日久嘗言
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
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
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粦同宗言多見采由是
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
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十一月甲子祀昊
天上帝于圜丘罷合祭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

復先帝樂制也

二年春正月丁卯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備

詔前信州司法叅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
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
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
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
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
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
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
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

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
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二月甲戌朔令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三月丙辰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
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
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
路 夏四月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
之 五月甲辰太白晝見癸亥建西安州即南牟會
新城從經畧使章粲所請也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會
布三等許將蔡卞黃履皆二等 六月河決內黃口

東流斷絕以吳安持等三十人在元祐間主回河東
流之議各降責有差 秋七月丙寅洮西安撫使王
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首瞻征初阿里骨死子瞻
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等有異
志以瞻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
籤羅結得逃奉董氈踈族溪巴温之子杓揆據溪哥
城瞻征攻殺杓揆籤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
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
守者以城降瞻留屯之瞻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
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脩敕令式惇讀於帝前有間
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脩立者帝曰元祐亦有
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戊寅子茂生 丁
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
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
又以葭蘆砦爲晉寧軍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
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
后妃多材藝被專寵旣構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
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
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

未報而劉后立浩上䟽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
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
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
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
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
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
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
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
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
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

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未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未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霑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

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悖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旣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二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

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御史中丞邢恕罷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閏月以黃履救鄒浩罷之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贍

擊降之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初贍征旣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羶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爲主其勢復張贍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帥胡

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檀等皆出降
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
州王厚知州事 置看詳訥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
政時姦臣置訥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
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
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
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
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子茂卒
冬十月甲寅日食既 十一月以綏德城爲軍 許
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

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
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
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
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是月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
四男子

三年春正月丁未帝有疾不視朝己卯帝崩無子皇
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
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
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

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
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
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
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
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
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
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
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枿去未
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

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辛巳尊皇

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后開

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 庚申以韓忠彥爲門下侍

郎黃履爲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

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

之士稍見收用 移程頤于峽州 三月詔棄鄯湟

州以畀吐蕃初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羗衆携貳

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羗積

級如山瞻又諷諸羗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

籤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

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
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溪巴温與其子溪
賒羅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
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
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邪辟勿丁哧曰懷義同知湟
州加賸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
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辛卯以
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臣
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
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

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
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
掩卷與嗟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
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
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
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
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
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
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
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

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
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
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
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
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
姦可也以竒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
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
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
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
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

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
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
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
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
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
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
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
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
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
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

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
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
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
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
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
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
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
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
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
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

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
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

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
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
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
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
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
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詔赦
天下復程頤爲宣德郎任便居住頤還洛甲辰以韓
忠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

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
純仁在末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
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
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
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大乙宮使制詞有曰
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
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旣又遣中使
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
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
移廉徙未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丑賜禮

部進士及第出身五百十八人是科得劉安節 五
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
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
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
禁中 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
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扎付
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
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
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
卞之惡大畧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五
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卜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卜發之爲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譴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卜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

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巳丑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
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
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
太后詔罷同聽政丁卯上大行皇帝謚曰欽文睿武
昭孝皇帝廟號哲宗 八月壬寅葬哲宗于永泰陵
九月甲子詔脩哲宗實錄 辛未章惇罷惇爲相
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
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
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

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
罷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既
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
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
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
惟吾所欲爾 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
州惇旣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
中置看詳元祐訐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
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
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

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
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
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
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
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
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
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
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
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
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

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
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
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
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
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
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
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
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
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
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

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
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
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旣拜相其弟
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
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
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
徃徃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
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
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
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

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已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特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

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雒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戊寅以安燾知樞密院事庚辰黃履罷已丑置春秋博士辛卯以范純禮爲尚書左丞出宮女六十九人 十二月甲

辰詔脩國朝會要 是月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程
之邵召對帝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羶飲酪故貴
茶而病于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產易戎馬詔從
之易馬萬匹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七 辛巳一年

徽宗一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
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
氣將散復有黑稜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
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
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
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

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唯宣仁之誣謗未明

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癸亥純仁卒純仁字堯夫初以父仲淹任爲太常寺太祝舉進士以至轉相刻意名節難進易退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雖屢黜廢志氣彌勵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其用舍以爲消長性度易簡不事矜莊議論平恕不爲己甚世謂使其言行于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讐復之禍此其德器固由于天成而學問之功得

于家庭師友者蓋寔有自初胡瑗孫復石介李覲皆在仲淹之門純仁日從之游晝夜講肄日進于高明而富貴功名之習一切除去故其所就如此嘗自言曰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君子以爲格言卒年七十五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甲戌皇太后向氏崩謚欽聖憲肅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陳氏帝生母也 遼耶律洪基死于混同江行宮年七

十孫延禧即位是爲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爲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真順皇后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二月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邊儲 丁巳貶章惇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

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
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
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
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
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
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
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
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
可也後徙睦州死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
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

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_末之語耶惇

無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_初爲右正

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_與俾權給

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

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

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竝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

以不戒旣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夏

四月辛卯朔日食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

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爲令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 丙寅葬欽聖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于永裕陵時趙挺之拜御史中丞爲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旨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遂得進用 庚辰蘇頌卒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相哲宗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反復條奏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每聞前輩善言終身佩服尤記國朝典故蓋亦賢相云 六月戊午尚書右丞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

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誣怒會誣館遼使純禮主宴誣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虚心納諫海內

想望庶幾慶曆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
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
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
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
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
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
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
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
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 江公
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

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
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
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
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
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
則爭興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
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
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
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
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
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
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
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熙寧
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
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
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
出知河陽府以蔣之奇知樞密院章燾同知院事丁
亥蘇軾卒于常州軾字子瞻眉州人初好賈誼陸贄

書繼乃好莊子其爲文得于天成獨步一世晚作易
傳書傳論語說發孔氏之秘多先儒所未發平生篤
于孝友輕財好施見義勇爲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
世然終無遺恨疾革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吳越
之人皆咨嗟出涕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脩
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
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
故藉口未嘗及人掩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
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爲依據欲引
瓘附已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即真當大用之瓘語子

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授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願爲父書不願得官瓘喜明日持書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投之其書曰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足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足下無過則不可

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足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足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

効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
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
卿無如足下最知其本末今足下獨擅政柄首壞先
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
之事問於足下足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足下雖
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
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
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
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息因壞先政因務蔽蒙
足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足下之言指尚

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足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官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
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強
之應亦足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
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
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足下方且以爲得
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足下於瓘有薦進
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
補於足下若足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
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足下事

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

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
未許其去者足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足下也足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足下留聽布讀之大怒且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瓘退即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目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上臨朝謂布曰卿一向引瓘瓘如此報恩邪初議竄徙韓忠彥曰瓘言誠過若責之太重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遂黜瓘知

泰州尋謫合浦瓊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盡辨其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中書舍人傅楫罷曾布自以爲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已楫巋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 晁補之罷管師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與黃庭堅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員浮費

當裁省者詳議以聞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罷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唯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雖由于曾布亦其謀也至是與布忤御史彭汝霖承布旨論之遂出知大名 召陸佃爲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

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脩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
尚書右丞 遼女真部節度使頗刺淑死阿骨打嗣
先是女真歲以北珠貂皮良犬及俊鷹海東青貢於
遼海東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鷲爪白者尤以爲異出
於女真之東北遼主酷愛之其地有鐵勒等五國每
歲大寒遼主必發使來趣女真發甲馬數百人至五
國界即巢穴取之往往爭戰而得國人厭苦 十一
月庚申以陸佃爲尚書左丞溫益爲尚書右丞益初
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
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 復召

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
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
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
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
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
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
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
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
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
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脩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訥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訥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庚辰詔改元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爲清議所容常圖所以求知于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

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成在皆指爲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旣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

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自河南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旣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

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竒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衮褥用黃絕服御用縑繪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

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出知蘇州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時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會布惡之然無可罪也會市肆有刻武夷先生集者乃常所爲文布之子紆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安石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爲意布偶入見之遂奏于上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八

起壬午至癸未凡二年

徽宗二

崇寧元年春正月丁丑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二月戊戌詔士有懷抱道德久沉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勵風俗者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辛丑太妃朱氏卒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

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廷監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曾布用其說具姓

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獲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已卯陸佃罷時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來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

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辰楊侁陳侁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怨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

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尋卒佃字農師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讀書舉進士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善屬文尤精於禮家名數之說 庚辰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贇善贇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贇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六月癸丑詔倣唐六典

脩神宗所定官制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
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
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
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與大獄無能救
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
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
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
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廸布之愛婿也京言
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辯久之聲色俱厲温益叱

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
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遂
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
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廉帷變更國是未定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時
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
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上嘗出玉璫玉
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
曰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己丑

焚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
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
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
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
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
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
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
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
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

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
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
藥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
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
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
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
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
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
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詔杭州明
州置市舶司 庚子章燦罷辛亥復罷春秋博士

竄張來言者謂來向聞蘇軾亡出已俸飯僧編素爲位而哭是軾黨也詔謫黃州安置 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

外舍三千人 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寧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

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
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
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覲
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
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
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
詩張來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
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
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社陳佑任伯雨朱光裔
陳郭蘇嘉龔大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宗

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喬
王侗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
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
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
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
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
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
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崔鷗以邪等免所居官
居郊城治地數畝爲娑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
長少悉尊師之凡冬十月癸亥蔣之奇罷 甲戌復

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居于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

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叅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 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戊寅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幹達刺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

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十一月癸巳置西南兩京宗正司及敦宗院分處宗室非袒免者戊申子楷封高密郡王 十二月癸丑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因薦高永年王厚為帥 辛酉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丁丑詔邪說陂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

加舒亶龍圖閣待制初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 壬辰溫益卒益字禹弼泉州人舉進士尋附會蔡京歷官中書侍郎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性然也 以蔡崇禮爲工部員外郎召試政事堂辭翰竒偉拜中書舍人 丁未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

局 復摧茶法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摧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摧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圍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賜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特

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
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
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
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
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
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
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
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尚書左右丞安
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
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壟瞽愚俗

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
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
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
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蔡京欲囊
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
輸錢于推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
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
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
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

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 五月丙戌殿曾布爲廉州司戶叅軍 六月丙侍童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羗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中太一宮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

趨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邠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七月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

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
御史朱紱余深奉行蔡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
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
公且酌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
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
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商英小人
是非其類也 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
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
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叅驗行之暘論曰
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

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
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
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
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
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
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末世致
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
之意焉 癸巳令天下州郡各建崇寧寺 辛丑始
定選人階官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
旣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

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
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叅軍而監楚州
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而充濮州教授者淆亂紛
錯莫甚於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
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
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
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
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
迪功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
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
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
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
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
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
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
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
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
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 遼生女直部節

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
為越王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
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
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幹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
東 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儼本姓
李賜以國姓 十二月置邊事司以王厚高永年主
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九

起甲申至丙戌凡三年

徽宗三

崇寧三年春正月戊子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
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
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
錢通行于時 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也元符
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
諸塗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

寵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甲辰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曷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

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竒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加刑怒官先是上諭宰臣曰涇原弓箭手聞恕虐用其人今逃者已千餘戶矣蔡京庇恕乃諭使者薦恕俵糴奉法乃獲進秩

二月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三月辛丑大內災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高麗既與生女真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歡以兵徇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已使人請議事石適歡使盃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拒盃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石適歡連破之追入闕登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復通 夏四月乙丑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二司條例司

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己卯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末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州羗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

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
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
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
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
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
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
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
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
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
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辛丑詔黜守臣進金助

脩宮庭者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
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
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
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
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
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
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
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壬子置書畫筭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
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

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盡學以不做
前人而物之情感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工算
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併曆算三式
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
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 戊午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
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
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
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
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

擇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

法 八月丙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

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

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

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秦鳳招納司

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豐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

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

學士渭州郭景脩爲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

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

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
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
承旨遂拜左丞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
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
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
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
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
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
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
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

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
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
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
空而輸般之法壞矣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

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
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
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
云詔諸州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十月辛丑
朔大雨雹丙辰命官編類六朝勳臣十一月甲
戌視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癸巳更加上神宗

百宗謚 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戊午安
 子卒惇字處厚廣安人上舍及第歷官同知樞密院
 生排陷忠良其子郊坐指斥誅流其祀遂絕人以
 冥報云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
 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
 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
 且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
 其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
 于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 是歲
 八蝗

四年春正月立武學試藝法 丙申蔡卞罷卞立心
 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
 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
 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
 於帝前詆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丁酉以童貫為
 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二月甲寅以
 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
 左丞 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遂命
 置三衛郎曰親衛曰勳衛曰翊衛既又改三衛郎為
 三衛侍郎 閏月壬申令州縣做尚書六曹分六案

甲申改鑄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
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
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
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
錫鐵錢 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 三月甲辰以
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黎洞王河蠻
內附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
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
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庚戌令呂惠卿致仕戊午復銀
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

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
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
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
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
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
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
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初蔡京使王厚
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
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
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

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母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羗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羗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

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旣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王緝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置議禮局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

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召婺州教授葉夢得爲議禮武選編脩官用蔡京薦召對夢得上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 夏四月辛未遼遣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今

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蔡京謂虜書悖慢草答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以綦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 夏人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弟之禁 壬子賜信州道士張繼先號虛靖先生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旣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辛丑右司諫姚祐謂汴都無險請置輔郡詔以穎

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
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四路總管皆蔡
京之門人蓋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甲寅詔奪元祐
輔臣墳寺 還上書流人 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
峒司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
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
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爲庭孚二州 甲申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乙酉
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墁
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

鼎東北曰蒼鼎東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
西曰皐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
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
十二熊羆按金鐃簫鼓虜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
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
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
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
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旣奏新
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
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寮奉觴稱壽有

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

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乙巳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月壬辰日中有黑子 十一月丙辰置諸路提舉學事官置番學于熙河蘭湟路 己未章惇死惇字子厚浦城人舉進士甲科歷相位窮兇極惡遂成紹聖之禍初惇知商洛縣時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

書壁軾懼不從惇遂下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
軾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
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 林摠自遼還初摠使遼時
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摠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
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
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
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
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
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
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

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
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
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
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
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
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
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
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
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

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
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公旦召公
奭置堂以祠唐李良及漢津 張舉卒舉字子厚常
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
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青溪土簿亦不之官閉戶
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
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

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
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
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
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
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至是
卒賜謚曰正素先生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
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
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
 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
 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
 諸徙者程頤復宣義郎致仕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
 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
 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
 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
 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
 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

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
 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
 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
 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
 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
 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
 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
 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
 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
 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與邊事用兵累年至

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
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擬
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
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
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乙卯許
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
知洪州 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
時蔡薊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
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績述足以求賴不
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

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
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
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
所對策頒天下是科所得者趙鼎 夏四月丁丑停
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 五月丁未班劉曷所造紀
元曆 六月癸亥立諸路監司互察法庇匿不舉者
罪之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壬寅詔改明年
元 九月辛丑河南府嘉禾與芝草同本生 冬十
一月己巳詔立武士貢法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
不虧羣臣稱賀 己未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

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客鄭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達知亳州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

起丁亥至戊子凡二年

徽宗四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平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二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美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

怨之而享美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
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
梁子美朱諤爲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
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
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
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
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
懌蔡京爲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
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怨之 以蔡攸
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甲辰立八行取士科八行

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
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
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
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
舉者非人類歟 癸丑趙挺之卒挺之字正夫密州
諸城人初舉進士在德州以希意行市易法蘇軾謂
其聚斂小人不當召試館職旣乃劾軾誹謗先帝且
建議紹述排擊元佑諸人反覆窺覘以取高位雖小
有才不足論也 以葉夢得爲起居郎時蔡京再相
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
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
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
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
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
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
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
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
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
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

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上
然之 夏五月以蔡薺爲給事中薺初以對策阿附

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爲侍從前此未有也
已丑貶呂惠卿爲祁州團練副使 庚寅鄧洵武

罷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
黨連姻遂罷 甲午詔班新樂于天下癸卯詔諸路

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六月己未以梁子美爲中
書侍郎 乙亥朱諤卒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

紱進士第二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在蔡京門下
歷官右丞相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旣死京爲之誌

其墓 秋七月戊子詔括天下漏丁 八月乙卯曾
布卒布字子宣南豐人鞏弟舉進士歷官右丞相進
紹述之說既死乃謚文肅 庚申以徐處仁爲尚書
右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 九月貶侍御
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
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縉兄弟
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
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
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
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

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縉竟
竄海島 程頤卒年七十五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
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
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
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
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
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
世稱爲伊川先生 冬十月己未詔士有才武絕倫
者歲貢準文士上舍上等法 閏月丙戌以林摠爲
尚書左丞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旣然蔡

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寔得兩首
龜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
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
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
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
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
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
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

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
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
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
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
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建靖海軍王祖道言地文蘭那四州蠻皆內附請於
黎母山立鎮州賜軍額曰靖海 十二月置黔南路
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初南丹州地與
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
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發

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
峒報服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
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
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
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
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
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
代其任祖道莊旣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適
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涪州夷內附以其
地爲珍承州知涪州龐恭孫說誘之也 乾寧軍言

黃河清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廬州雨豆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大慶殿受八寶羣臣稱慶
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
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
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蔡京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降侍郎廳延福宮竹生
紫花黃蘗祕閣槐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
隻盤旋雲霄之上京又奏有仙鶴數萬隻蔽空飛鳴
又奏建州竹生花結成稻米搬入城市貨糶所收數
十萬碩又奏穰縣生瑞穀安化縣生芝草都計五萬

本汝州生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座及諸州雙頭蓮連
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爪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
百種有奇拜表稱賀又言冀州黃河清汝州牛生麒
麟六十二處降甘露二十處木皆連理二處祥雲現
三處見毫光祥煙手詔云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峯宜
改名壽嶽蔡京導主上酷好祥瑞而李諶以竹釘豎
芝草於蟾蜍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故釘猶存梁子
野進嘉禾則以膠粘紙纏皆不之罪范齊詐稱牛生
一物今已被村民壞了切慮即麒麟也程祈言扶邦
彥家收得異禽恐鳳凰也無根之語不可勝數已未

進蔡京太師加童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于此戊寅
河東北盜起 二月甲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夢
得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
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
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
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
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
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
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
已而卒用貫取青唐 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

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月庚申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夏四月甲辰復洮州童貫奏至百官表賀五月庚戌朔日食辛亥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京請佩金魚遂爲故事 六月瀘南夷納土詔以爲珍州 秋八月丙申梁子美罷知

鄆州 九月辛亥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癸酉皇后王氏崩謚曰靖和 冬十月以石公弼爲御史中丞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辛酉訪求古禮器壬戌詔討論臣庶祭禮 十二月壬寅陪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

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
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
內附以其地爲溱州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復
詔行方田法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我在昭陽
山鄭宗

卷之三